

文/唐兵兵

从万米高空俯瞰长沙，这座倚湘江水系而立的城市，更像一块被岁月反复沁润的青瓷，绿意从江心一路晕染到城市天际线。

两千年前，“长沙人”已开始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尝试“造园”——这不仅是居所的延伸，更是人与山水对话的开始。

A01

湖湘地理

潇湘晨报

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主管、主办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 43-0067
第9151期
农历丙午年七月十八
2026年8月30日 星期日

出品 湖湘地理工作室
统筹 王欢
伍婷婷
记者 钱烨 常立军
唐兵兵 曹宇旋
王丽姣 金林
柏湘粤
编辑 范盛杰
美编 张丽
湖湘地理微信 (xxcbsjx)



长沙的园林不输任何人

一株橘树 与一个个微观宇宙

穿过车水马龙的城市主干道湘春路，一头扎进“西园北里”这条老巷。巷子深处，一千多年前的长沙籍学子刘蛻在此苦读，“破天荒”打破湖南无进士的科举空白，“蛻园”因人得名；晚清时期，曾在西北平叛的周达武将其买下，在太湖石、荷花池与曲水流觞间消解曾经金戈铁马的杀气；后人朱剑凡，为启迪民智，毅然毁家兴学，将这座精美的私家园林拆改成著名的周南女校。

一座“蛻园”，几度易主，从文人清苦的修炼场，到武将归隐的安乐窝，再到近代思想启蒙的试验田，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在历史洪流中不断被打破、重组的缩影，也定下了长沙园林诗意与风骨的基调。

长沙的园林史，是一部被写在长浏盆地的空间编年史。如果我们将时间轴的刻度往前回拨两千年，会发现长沙古典园林的萌芽并非源

于单纯享乐，而是源于先民与这片土地的一次艰难的生态博弈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和解。

真正意义上的长沙文人造园，始于一场政治坐标的南移。西汉初年，贾谊被贬谪至此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冷峻地记载：“贾生既辞往行，闻长沙卑湿，自以寿不得长。”面对这片在当时中原人眼中的瘴疠之地，贾谊没有选择对抗，而是在低洼的宅邸中凿出一口深井，并在庭院中种下了一株南方原生的柑橘树。

屈原在《橘颂》中写道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”贾谊借橘树“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”的物性自况。在这个庭院里，一井、一树、一石床，构成了中国文人最早的微观宇宙。正如《礼记·中庸》所言：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造园，从贾谊开始，变成了一种理顺人与天地秩序、安顿内心理想的生态庇护所。

蓼园的忧思 与会春园的欢宴

西汉景帝时，长沙园林有了第二重底色。据载，定王刘发被远封至此，为了望母，他运土筑台，并在这片高地之上营建了“蓼园”。“蓼”，水生草本植物，味辛微苦。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有云：“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”刘发将一种带着苦味的本土植物大规模植入园林，使物质的园林第一次拥有了超越景观本身的叙事隐喻——园林，在这里变成了盛放孝思与政治愁苦的容器。

然而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这种内省式的造园并未在湘江两岸形成规模。真正改写长浏盆地园林格局的，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一方的楚王马希范。

马希范在城北营造会春园，作为避暑胜地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·楚世家》中落笔如刀：“天福四年，作会春园、嘉宴堂，其费钜万。”今日城北的开福寺一带，正是昔日会春园的遗址。

据载，马希范在此建起了紫薇山、碧浪湖、白莲池、龙泉井等十六景，常携十八学士在湖光山色里极尽欢宴、赋诗纵酒。南宋理学大师张

栻在约200年后登临此地，仍感叹：“长沙开福兰若，故为马氏避暑之地……今荒郊中，时得砖甃，皆为鸾凤之形。”

及至明代，吉王朱见浚就藩长沙，进一步开启了对这片丘陵地貌的改造。他构筑起占地极广的紫金园，不仅开凿了万春池，更不远千里运来太湖石垒砌假山。今天的开福区仍保留着“紫荆街”（紫金园谐音）的地名，那是明代藩王在长沙街巷里留下的一道历史印记。

这些跨越千年的园林，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兴建，却在无意中共同确立了一种顺应长沙水土的造园法则。晚明造园宗师计成在《园冶》中提出“巧于因借，精在体宜”，这八个字正是长沙古典园林最精准的注脚。

剥开历史的外衣，用现代城市规划的视角回望，会发现这些古代园林就是这片亚热带土地上朴素、超前的“蓝绿空间”。通过引水入园、叠山聚气、借景纳风，在稠密的木构街巷之间，人为制造了一个个具有雨洪调蓄与微气候调节功能的生态“海绵体”。

晚清“造园潮” 与今日“巨物园林”

真正让长沙园林打破原有格局，走向极致的是晚清时期。

正如两江总督李星沅在“芋园”的楹联所写：“阅世修中年，辛苦功名都历尽；娱亲偕小隐，读书耕种总陶然。”大批湘军将领功成名就后衣锦还乡，在长沙城内掀起了一场“造园潮”。左宗棠的左文襄祠后花园、曾国藩家族的浩园、郭松林的郭家花园等，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在星城。

与此同时，这股“造园潮”也向文人阶层蔓延。在历来便是游憩胜地的“荷花池”，晚清大儒罗汝怀与王先谦相中这片水土，先后在此营建荷池精舍与葵园。武将的亭台与文人的水榭交织，构筑了极高密度的城市绿洲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这股造园热潮孕育出了公共意识。首富朱昌琳在丝茅冲的“馥园”（朱家花园），向市民开放游览。据载，有园丁提供茶水，有小贩兜售零食。一向私家所有的长沙园林，顿时有了市井温度与人情味。

2006年，长沙市政府在朱家花园的原址附近，立了一块刻有“长沙著名历史文化遗址”的

石碑，将这段城市记忆郑重留存。

尽管传统的古典园林大多已随时光而逝，但对“园林”这一空间的渴望却早已融入长沙人的基因。今日的长沙，正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，让园林在城市重生。

其一是大尺度的地形与水文重塑。曾经作为湘江泄洪区的梅溪湖，被现代城市规划重塑为长沙的城市水景中轴；在岳麓山下的后湖与西湖，完成了从老旧渔场到城市“海绵体”的涅槃。它们不仅重塑了生物多样性，更承担起涵养地下水、调蓄雨洪的庞大生态功能。

其二是对街区的微观缝合。漫步于西园北里，百年香樟的根系依旧拱破青砖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；散落于街巷缝隙中的口袋公园，则如同城市生态的毛细血管，让都市人随时能与绿荫撞个满怀。

当下的长沙自然资源规划工作，早已超越了在私人庭院中掇山理水的古典范畴，而是将整座城市视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态系统。

山岳不改，江河不息，长沙这座城市的诗意与风骨代代传承，生生不息。

▲绿意从江心一路晕染，直抵长沙城市天际线。组图/袁召辉

▲曾作为泄洪区的梅溪湖，如今承担起涵养地下水、调蓄雨洪的生态功能。